


楊沫文集

杨沫 / 著

卷壹


# 青春之歌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青春之歌》把一个有丰富的战斗生活的救亡运动和情意绵绵的感情刚柔相济结合起来，而塑造了林道静这样一个侠骨柔肠的女性。这样一种又战斗又有爱情生活和个人灵魂世界的披露，把它组织成一个娓娓动听的传奇故事。这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文学中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中国言实出版社

# 杨沫文集

青春之歌



杨沫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沫文集. 1, 青春之歌 / 杨沫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171 - 1047 - 7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3199 号

责任编辑: 张志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hs.cn](http://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mailto: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36.5 印张  
字 数 449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1047 - 7

## 小 传

杨沫

我幼时曾用名杨成业。后改为杨君默、杨默，“七七”事变前，在上海《大晚报》、《中流》等报刊投稿时，曾用笔名小慧。抗日战争时改名杨沫至今。

我 1914 年阴历七月初五生于北京，父亲是私立新华大学校长，他在热河省滦平县买了大批清朝王爷“跑马占圈”的土地，从佃农身上榨取了大批财富，过起享乐生活，对办教育渐失兴趣。母亲怨恨父亲另有所欢，气愤中无心管家，也不管儿女，成天打麻将，过着懒散生活。我在五六岁时便生活在孤苦无依的环境中。我有一兄二妹。哥哥因看不惯家庭的离心离德，不等大学毕业，便出走自谋生计了。三妹白杨，三岁时寄养在北京附近农村的奶母家中，父母不闻不问，直到九岁时才接她回京读书。

我八岁才入北京第廿二小学，这之前因无人照管，我白天跑到街上和捡煤渣的孩子们一起玩，夜间和家里佣人睡在一条炕上。身上破衣长满了虱子，鞋袜破得露出脚后跟。我名为“大小姐”，实际上远不如母爱有温暖的穷人家孩子：悲惨的缺乏抚爱和无人照管的生活，却也养成了我的大胆、倔强、有耐性，并对一切邪恶自私愤懑憎恶的性格。这也和我九十岁后，一头扎在书堆里，寻求安慰与快乐，从而爱好起文学和正义事业，颇有关系。

我在北京第十四小学（今福绥境小学）读了高小，未毕业，为了离开家庭，我十四岁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这时，从幼年嗜读武侠小说，转而喜读中外新小说。最早读的作品是郭沫若的小说《落叶》和诗集《女神》。以后读了不少郁达夫的小说，又读了日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他们的悲观、消极思想，曾一度感染我，加上不幸的家庭生活，有几年我曾憧憬死，想以死来解脱人间痛苦。

读至初中三年级的春季，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把我叫回家里对我说：父亲因躲债逃得不知去向了，她要我嫁给一个军官，好使家中生活有依靠。我当时已读了不少“五四”后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尤其是冯沅君的小说《隔绝》对我影响更深。我毅然回绝了母亲的安排。她勃然大怒，从此断绝了我的食宿供给。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勉强读完初中三年级。暑假，不得不回到家里，幻想母亲回心转意，还能叫我继续读书（我当时的思想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是母亲逼迫、威胁我更甚了。我大胆地逃出了家庭牢笼，一个人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嫂，同时写了许多信托同学帮我找工作。在等待职业的日子里，我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滨（准确地说，是北戴河附近的南大寺村）。曾多少次想跳进大海……暑假快结束时，同学帮我在河北省香河县立小学找到教书的职业，我在1931年9月初去了香河县。

教书不过两三个月，母亲病了。她知我下落后叫我回家，并答应以后还供我读书。我急忙回到家时，她已病重。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只剩下我带着两个幼小的妹妹，守着贫困垂危的母亲，哪里还谈得到什么读书！不久母亲因癌症死去，我的家从此解体。小妹妹白杨只有十一岁，因生活无着，投考了联华电影公司演员养成所，当了小演员。我在去香河教书时，认识了一个北大国文系的大学生，我们相爱，我在失学失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和他同居了。但我不甘心做个洗衣做饭的家庭妇女，我喜欢读书，喜欢海阔天空的幻想。正当我生活空虚滞闷时，1933年阴历除夕，我去白杨住的公寓里，和她共度除夕。在她那里认识了六七个进步青年——其中也有地下党员。他们向我宣传抗日，告诉我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丧失了东北三省，使三千万无辜父老沦为亡国奴隶的悲惨景况。他们并介绍我读进步书籍。我

又狂热地读起革命理论和苏联小说来。从这些书里我受到启发教育；满目漆黑、看不到光明的眼睛渐渐明亮起来，心灵也充实起来。从1934年起我就渴望参加共产党，但当时白区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直到1936年12月，北平党组织逐渐恢复后，我才参加了党。

在寻找党的三年里，为了生活，我在北平当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到河北定县铁路员工子弟小学当过几个月教师。1936年初，我第二次到香河县立小学当教师时，认识了从北平逃到香河避难的地下党员马建民。我掩护他在香河落脚，为他回北平探听消息。该年12月，是他介绍我参加了党。

我认识马建民后，决然离开了那个思想落后、阻我前进的北大学生，并与马建民结婚。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失守前，我和哥、嫂一同到了上海，投奔妹妹白杨。但不久，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哥嫂去金华，白杨去重庆，我抱着七个月的女儿徐然，回到河北深泽县马建民家中。这年12月，我扔下了正在吃奶的孩子，参加了党在冀中区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

先在河北安国县妇救会任主任。1938年5月调到冀中区妇救会任宣传部长。1939年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今雄县、霸县、容城、新城一带）任妇救会宣传部长。以后改做十分区黎明报社编辑。

1938年冬，日寇回师敌后，冀中抗日根据地情况紧张，尤其是我工作、战斗的十分区，地处北平，天津、保定三大城市的三角地带，1939年后斗争异常残酷，战斗更为频繁。偏在这时我又患了严重的黑热病，病中几次被敌人逼入地道，或被敌包围，都是农民群众挺身而出搭救了我。1941年到山区易县后方医院养病。病稍好后，曾到从延安迁至敌后的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半年多。因为那些年不断写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联大成立了“妇女文艺创作会”，选我当了主任。

1943年，我又回到十分区，担任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的秘书长，从事统战工作，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我所在的地区依然斗争残酷，许多战友几天前还在一起谈笑、工作，几天后就听到他们牺牲了的消息。这些人深深印在我的心头，成为我后来从事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离开十分区，调到晋察冀日报社担任编辑并主

编过该报的文艺增刊。1949年全国解放，我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先后在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市妇联工作过一段时期，又病休了。在疗养中。我经常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多次救我脱离危险的群众。为了感念他们，我开始了《青春之歌》的写作。1952年，《青春之歌》初稿完成后，我为了继续从事文艺创作，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曾写出和改编十几个电影剧本，但都未被采用，这时我的主要精力仍投在《青春之歌》的修改上。我的底子薄，又从未写过长篇小说。在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精心地将稿子改了又改，1956年终于定稿。但是，它破土而出，并不容易，几经周折，1958年初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青春之歌》问世不久，《中国青年》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它的文章，说作者歌颂和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批判和反批判的辩论。最后茅盾和何其芳等同志写出结论性文章，认为《青春之歌》是本好书，这场争论才告结束。

1957年，我又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1959年初，将《青春之歌》改编为电影剧本，电影于国庆节上映，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片，成为当时优秀影片之一。

1950年，我又患了严重的冠心病。原计划的《青春之歌》下部无法动笔。几年养病期间，只写了几篇短篇小说。

1963年，我被调至北京市作家协会筹委会任副主席。

1965年，正准备写《青春之歌》下部时，“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来临。

1966年大劫难来了。我被定为“三名三高”黑线人物，什么“假党员”、“埋藏很深的人”等帽子纷纷往我头上扣来。《青春之歌》被定为特大毒草，“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受到全国200多种小报批判，并长期受到禁锢。

1973年，我开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费了四年的时间写了七十多万字。但是囿于“四人帮”文艺理论而失败，至今惋惜，痛感愚蠢。

“文革”后，为了挽回失去的时日，我仍如往昔，在与疾病和其他

阻力斗争中，坚持写作，共写出《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青春之歌》的下部）两部长篇小说，《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散文集》和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等十部作品。

1960年至1991年间，曾两度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历任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当选为第四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89年第五届北京市文联理事会上，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



## 自序

杨沫

人贵自知。我对自己有“知之”的方面，也有“不知”或“不甚知之”的方面。我坦诚地说说我“知之”的一面，说它和文学的关系。“不知”者就无从说起了。

我幼时喜读武侠小说。《七侠五义》、《小五义》、《江湖奇侠传》等书，曾迷惑过我，甚至准备了打狗棍子，想要饭偷逃峨眉山去拜高师，学成武艺当英雄，“飞剑遥遥斩邪佞”。虽未果，却印象极深。入了初中，兴趣变了，弃武侠而读中外新小说，但武侠小说中的某些精神——劫富济贫、抱打不平、英雄主义等，却在孩子的心灵朦胧地播下了种子。当进入青年期，正值日寇节节进逼，国家存亡的严重关头，偶遇革命朋友，教我读马列、读爱国报刊。从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封建社会的劫富济贫思想融汇一起。我爱国，我痛恨剥削阶级，我热望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同时我又爱抱打不平，爱帮助苦难中的人，有时甚至像东郭先生等等。此种优与劣的根性，在生活中不时显露出来。我易感情激动，不计后果。当这种根性一旦与热爱的文学结合，好处是：创作中体现了我的向往，我的性格；我的易冲动，使作品富于感情色彩。坏处是，读书不求甚解，缺乏深邃思想，缺乏含蓄、蕴藉和耐人寻味。“文如其人”此之谓耶？

回顾一生，得与失，利与弊，优点与缺点，常互相渗透，互为因果。

我出生剥削阶级家庭，但幼失怙爱，只读得三年初中，便辍学了。只有十七岁，便被迫在黑暗的旧社会中觅食。但我有喜爱读书的习惯，尤其喜欢文学读物，这救了我，或者说助我走上光明之路。如果我不被迫辍学，成为娇养的“大小姐”、“少奶奶”；如果我不饱尝旧社会失学失业之苦，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遇见共产党人指引迷津，那么，我的一生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当个作家？岂非妄想。

回忆起幼年少年时的种种厄运，心常惻然。但又喜绝处逢生。这便是“幸”寓于“不幸”中。“不幸”使人发愤。中华民族如果不是日寇的野蛮侵略，激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奋起抵抗；如果不是国民党必欲消灭共产党而后快，使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地百万雄师下江南，则没有今天的国较富，民较强。我若不是多病需休息，才有时间能写作；若是1949年进城后就做了官，忙于工作，或许永生与文学绝缘。福祸依伏的经历，使我较坦然地生活于逆境中，造成我开朗、坦率、乐观的性格。然而由于文艺作品的影响，我又多愁善感，悲天悯人，常常不自量力地做些蠢事。有些朋友称我为“傻大姐”，一点儿不错。社会复杂，生活复杂，我常孩子般天真地对待。“傻”从这里来。然而傻人有傻福气。我生活得真诚，待人真诚，写作真诚。傻使我吃了不少小亏，却占了大“便宜”。正是这颗傻心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我不仅傻而且倔。我认为我理当为写作拼搏，把微薄之力献给人民。于是几十年来，不管疾病的缠绕、威胁，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不管来自家庭、社会的种种阻力、压力，我兀自我行我素，从来没有放弃过手中的笔。当写《青春之歌》时，虽尚年轻，但正是严重的关节炎发作期。剧痛，不能坐在桌旁写，我就拿块垫板垫着，躺在床上写。直到耄耋老矣的今天，心脏病时来威胁，我依然多半拿着垫板躺在床上写山“三歌”中的《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多年前，我就在日记中写过，“任何困难、险阻，绝不能阻挡我前进，即使儿女之情、夫妻之爱，人间再猛烈的火焰山，在我面前都是渺不足道的尘埃。”（《自白——我的日记》1916年12月22日）我文化低，底子薄，又乏天才，大概就是凭这点儿倔劲，

这点儿韧性，才能写出些作品来。几十年，我都被这种心境监督着，赏罚着：今天我写了，虽有时不很多，但心里愉快、安逸；如果一天没有写，空空过去，我便苦恼、烦躁不安，此病越老越重，大概人老了，知道属于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都会出现这种心境吧。我时常苦恼、焦灼，因为我还有许多尚待完成的写作任务。

“要像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吐出来，献给人民。”这是周总理的话。

这话铭刻心中，鼓舞我，藐视疾病，频频握笔，直到我再也拿不动它的时候。

1949年前，我只写短篇——小说、报告、通讯等。因读书少（八年抗战及解放战争共十二年，都在打游击，没有读过一本文学读物），那时虽写过不少，因战争，留下的却不多，且多粗糙肤浅，只剩得区区丹心还能跃然于纸；解放后，写起了《青春之歌》。我认真地补课——认真读了中外名著认真思考创作规律，认真地反复修改，这才使我的写作有了较显著的进步。然而，我不能写计划中的《青春之歌》续集，我不能使自己进步，写出更多的作品，我陷入更大的惶惑、苦恼中。1958年出版了《青春之歌》，1959年改编了电影《青春之歌》后，我几乎被严重的心脏病夺去了性命。女儿徐然在为我的日记《自白》写的小文中，这样描述我：

命运对我们的妈妈太不公平，它给予她的是太多的痛苦、艰辛……像一株小草，却未能生长在沃土中，甚至也没有生长在接近肥水的田埂上。她是从命运把她布撒所在的贫瘠石缝中，拼尽全力地挣扎、吸取，才见得明丽的山峦、太阳的……

她缺少健康。日记（指《自白——我的日记》），自1945至1982年，三十八个年头，不少是妈妈为疾病缠身而发出的哀叹。从抗日战争起，她先后得过黑热病、心脏病、关节炎、神经官能症。她患妇科病，切除卵巢、子宫；患胆襄炎，切除胆囊，由于眼睛散光又不自知（解放区缺少医疗条件），多少年头痛欲裂。

这是女儿前些年对我病痛的描述。近几年，我又增加了新病——糖尿病、膀胱炎，骨性关节炎使我的右腿很难多步。我为什么要报这些流水账呢？为使自己有个“自知”。自知才华平庸，病魔缠身，要写，就必须向命运抗争，就必须刻苦勤奋。但又无法硬拼，就只能老牛破车慢慢来。于是，我的创作便如我的步履——蹒跚、迟缓，走两步退一步，但不管怎么慢，却像头老牛，不需主人举鞭，还是走——走。即使在“文革”中，《青春之歌》遭到全国200多种小报的批判，大有灭顶之灾之势，我依然偷偷跑到香山的农家草棚里，写起了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从1973年到1976年，七十多万字的《东方欲晓》写出来了，但我一生中“失”之最多的是这部书。这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书，是我自食恶果。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一度盲信“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按照他们说的“三突出”等“创作”规定，迎合他们，写工农兵个个是英雄，而把我最想写，也准备作为第一人物的知识分子贬为下等公民。虽然后来有了更改，然而七十多万字啊，四五年的心血啊，都成了夹生饭。有位老编辑看过印出的书样，慨叹地对我说：“你糟踏了材料。”他的话一针见血。我懊悔，我无奈……这部书是写我亲身参加、并为之奋斗的抗日战争的，我有生活，有感情，而我受人欺骗（主要怪自己无知）没有写好。而《青春之歌》呢，“一二九”运动时，我刚刚接触革命，并没有多少实际生活，不过跟革命挨个边儿，我却因为没有受什么理论的桎梏，放手写，反而写得不错……这个教训是惨重的。为了弥补它，修改它，我整整多费了十年时间。先是改成长篇小说《东方欲晓》出版了，不满意。继而又加工修改成《芳菲之歌》，（把《东方欲晓》从我的创作目录中除了名），依然不甚满意，但还是把它算入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直到第三部长篇小说《英华之歌》成为《青春之歌》的下部出版时，我才稍稍感到安慰——《青春之歌》出版三十年后，它的续集终于出版了，能与企盼它的读者见面了，我们了却了一桩心愿，一桩债务，身上轻松、心头宁静些了。抗日战争中的那些牺牲了的

战友和千百个掩护过我的老乡的形象，以及他们的崇高精神，虽然笔拙，只能闪烁斑斑亮点，但他们毕竟是冉冉再现了。这就成了我晚年的最大欢愉。它虽然和我的其它作品一样，直裸粗丑，不大漂亮，但毕竟是从我身上淌下的血和泪，是我的灵魂和躯体的化身。

能够把我几十年（1934年到1991年）所写的作品，集结成为文集出版，这是我晚年的又一大欢愉。

此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拟出版我的文集计8卷。第1卷为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第2卷为长篇小说《芳菲之歌》，第3卷为长篇小说《英华之歌》，第4、5卷为《自白——我的日记》，第6卷为《散文和报告文学集》，第7卷为《中短篇小说集》，第8卷为《评论及其他》。

我知道大浪淘沙，浩浩文海中，将有数不尽的作品，渐渐被历史和人民淘汰。能够留在人间的，不过寥寥可数。我对自己这些作品的命运并不太乐观，但这是后话；它能不能长寿不论，且先在人间、在读者中闪现一下，任凭读者去玩味，去筛选：这是条自然规律，我现在何须杞人忧天！于是，我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在散文中，在一些报告文学中，总之，对我《文集》中的所有作品，我都将尽力之所及，尽量筛选、加工。因为作品虽是个人的，拿到社会上却又不是个人的了。我深知文艺作品的作用，我自己就是因为读了中外进步作品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多少次当我因才拙体病，悲观得想撕碎稿纸再不写了的时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力量。向保尔学习的决心，使我这棵石缝中的小草，昂然地仰起头来，瞭望高高的青天白云。我对读者——尤其青年读者的责任感，使我鼓起勇气，战胜自己，战胜一切写作上的阻力，希望把我最后的一点丝吐出吐尽。

主观上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效果呢，这又是一回事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好作品，尤其中青年的好作品纷纷出现。我敬佩他（她）们，想向他（她）们学习，因为长久以来虽感到自己的作品真实，有真情，但一般都是纯朴地平铺直达，缺乏新颖手法：不够委婉动人，这些缺憾使我苦恼。我虽努力探索新的表现手法，探索新

颖的有自己独特性格的内涵，可是几年下来，毫无成效。它们依然直拙、坦率；缺乏蕴藉、含蓄。是生性顽固，还是年老力衰？我闹不清。也许记忆力太差了，读了喜爱的有新意的好作品，转眼就忘，营养虽好，无奈胃纳太差，不能吸收。记得在初中时，同学呼我为“电话簿”，无论哪个同学的家庭或友人的电话，不用笔记，只要告诉我，我就能像电话簿一样记得一字不差。如今呢，有时一着急，连自家的电话都说不上来；读过的书，再读时，好像不曾读过似的陌生，我对自己生气，却只能哀叹“老了”，可是，犟劲上来，我还是要写。要改，我丢了笔就像丢了魂。我的作品虽平庸，但我的战斗生活，我真实的奋斗经历，我的拳拳爱党爱国之心，可以弥补我的缺欠，《文集》中不论何种体裁的作品，都是我——一个平凡人一生的真实感受，真实思想，真实人生写照。总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赤诚的心。

1991. 8. 4

# 目 录

小传 .....	1
自序 .....	7

## 第 一 部

第一章 .....	2
第二章 .....	6
第三章 .....	17
第四章 .....	25
第五章 .....	33
第六章 .....	41
第七章 .....	50
第八章 .....	64
第九章 .....	69
第十章 .....	76
第十一章 .....	86
第十二章 .....	95
第十三章 .....	104
第十四章 .....	110

第十五章	115
第十六章	126
第十七章	130
第十八章	139
第十九章	146
第二十章	152
第二十一章	158
第二十二章	167
第二十三章	174
第二十四章	182
第二十五章	186
第二十六章	190
第二十七章	197
第二十八章	203
第二十九章	208

## 第 二 部

第一章	216
第二章	222
第三章	231
第四章	236
第五章	245
第六章	250
第七章	256
第八章	266
第九章	274
第十章	281
第十一章	286
第十二章	292



第十三章 .....	299
第十四章 .....	307
第十五章 .....	314
第十六章 .....	323
第十七章 .....	331
第十八章 .....	337
第十九章 .....	342
第二十章 .....	352
第二十一章 .....	364
第二十二章 .....	375
第二十三章 .....	382
第二十四章 .....	390
第二十五章 .....	400
第二十六章 .....	408
第二十七章 .....	417
第二十八章 .....	426
第二十九章 .....	430
第三十章 .....	438
第三十一章 .....	447
第三十二章 .....	456
第三十三章 .....	464
第三十四章 .....	469
第三十五章 .....	476
第三十六章 .....	486
第三十七章 .....	493
第三十八章 .....	501
第三十九章 .....	506
第四十章 .....	514
第四十一章 .....	521